

本周人物点击

吕華欣：潜逃者的克星

人物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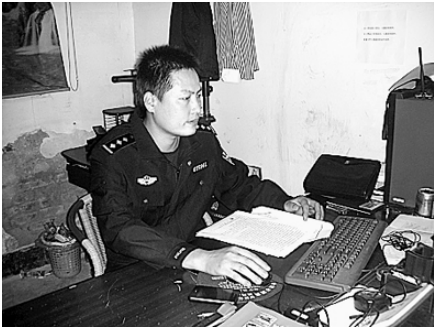
姓名:吕华欣
性别:男
年龄:32
职务:余姚市公安局低塘派出所民警

■朱和风 何松文 牛伟

他們有的犯下命案、有的盜竊犯罪；為逃避法律制裁，他們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潛伏”起來。但是，他們碰到了“潛伏”者的克星——呂華欣。今年以來，呂華欣已挖出了 11 名公安部網上通緝的在逃人員。

这个男人是谁？

一次，呂華欣在網絡篩查時，發現安徽籍嫌犯李黑的妻子和女兒在低塘街道蘆城村租房暫住，就悄悄地“注意”上了這對母女。通過一星期的外圍偵查，他發現常有一瘦個男子鬼鬼祟祟地來租房吃飯。經了解，這個男子也姓李，但與逃犯不同名。電腦資料照片顯示嫌犯李黑很胖，但出現在呂華欣視線裏的這個男人却很瘦，又同姓不同名，難道是李黑妻子的情人？



呂華欣決定來個突然襲擊，搞搞清楚。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他帶人守候在租房附近。午夜時分，那個瘦瘦的男子進了租房。當呂華欣帶人入內時，該男子不慌不忙地拿出身份證，振振有詞地說：“我在這裏打工多年了，你們為什麼半夜三更來查我？”細心的呂華欣發現其身份證上的照片與本人有着細微的差別，就把他帶到派出所作進一步盤問。臨走前，他問租房裏的女孩這個男人是誰。“他是我爸爸！”小女孩這一說，男子露出了破綻。他不得不交代自己就是 3 年前在寧波北侖故意伤害他人的李黑，平時使用的是老鄉的身份證，而 3 年來的逃亡生涯，讓他從胖子變成了瘦子。

同一个人在两地暂住？

逃犯宋恩是一名“潜伏”高手。2009 年，曾在老家當過保健醫生的宋恩，來到上海開了一家地下診所。開業不到半年，一個因患感冒來就診的民工服用他配的藥後死了。出事後，宋恩連夜出逃到慈溪，冒用弟弟宋文的身份證申領了《居住證》，并在慈溪某小區租了房。今年 5 月，其弟宋文也出來打工，并在衢州申領了《居住證》。“同一個人在兩地暫住，真奇怪。”細心的呂華欣在電腦核查中發現了這個情況。通過照片資料對比，他發現暫住慈溪的“宋文”體貌特徵與逃犯宋恩非常相似。又是一個“潛伏”者。當呂華欣按圖索驥找到“宋文”的租房登記地址時，發現那是一間空房，電表計數顯示為零，表明房屋并未住人。很明顯，狡猾的宋恩虛報了暫住地址。隨後幾天，呂華欣通過多次走訪，從一名三輪車工人處了解到，宋恩還有一處暫住房，并經常穿着一件白大褂外出。這條重要線索讓呂華欣精神一振，他分析宋恩可能在藥房打工。于是他帶人在附近的幾家藥店搜尋宋恩。當呂華欣來到慈溪一家藥房時，發現店門口站着的一個導購與宋恩的體貌特徵一致，便猛地大聲喊“宋恩”。宋恩本能地“嗯”了一聲後，一副手銬就扣住了他的手腕。

留声机



孝老有可能作为一项指标纳入干部任用考核标准，领导干部不孝顺老人，可实行一票否决。在“世界华人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这样透露。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接受这样的情感，但是能接受的女孩子是挺了不起，挺伟大的，可想而知她为了情感，或者是为了喜欢的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影星范冰冰说，她自己不会当小三，但是她并不反感小三。此观点引来骂声一片。

这些男女都是通过手机沟通，策划私奔行动的。印度北部一家地方法院近日公告，要求城市内的未婚女子全面禁止携带手机。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最高法、最高检等 5 部门下发《通知》如是要求。

把所有个体感受都加进来，都没法做指数了。没让市民参与幸福指数统计，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自 2006 年起，河南省平顶山市将“幸福指数”变化情况作为考核官员的内容之一。就一些群众感到“被幸福”的问题，平顶山市统计局局长牛继庆指出。

影像

野广告占座

■《华商报》宁峰 摄

西安市北大街一医药超市门口，原本提供给顾客休息的座椅上，贴满了“高价收药 医保卡兑现金”的野广告。一层叠一层，实在很疯狂！按照野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可以商定好一家药店选购药品，然后根据所购药品的总价，按 80% 的比例兑换现金，他们回收药品，赚取中间差价。



表情

■《贵州都市报》贵都

在被人贩子从广东到重庆多次“倒卖”后，19 岁的贵州三都少女小娥被卖给重庆市彭水县人何本凡的傻儿子做媳妇。小娥多次逃跑，甚至采取跳楼的方式进行抗争。其父韦成泽历经 1 年多到处寻找女儿。终于，小娥得到解救，人贩子也被判刑。然而，小娥却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脖子上围着毛衣

三都縣周覃鎮的街上整潔幹淨。雖然鎮子



少女小娥：精神出去 神经回来

小了一點，但給人的感覺却井然有序。小娥家的住房是一棟磚房。四面壁上，清晰地裸露着磚、水泥混合的原狀。小娥穿了一件紅格棉睡衣，脖子上緊圍着一件毛衣。韋成澤解釋說，小娥現在口角經常滴滴口水，毛衣是用來接滴下來的口水的。祇要一說話，小娥的上頷與下頷就合不上，老韋用雙手將小娥的頭、下巴合圍住，一使勁，“啪”的一聲，小娥上下頷合攏了。“大腦出問題後，小娥的控制神經就不起作用了。這就導致了她現在這個樣子。”老韋說，現在，小娥的頭腦大多時候還是清醒的，但半夜時，她會不時起床出門，問她為什麼，她說，聽見有人在喊她。“其實，那不過是她的幻覺而已。”

小娥被拐卖了

老韋今年 44 歲。說起人販子，他心中有着無比的怨恨——因為在小娥 1 歲那年，小娥媽也是被人販子拐走的。小娥媽被拐走後，老韋便與小娥相依為命了。小娥初中畢業後，就開始打工。2008 年 4 月 5 日，遠房親戚陳大邦介紹小娥到深圳打工。而小娥一到深圳，便與家裏失去了聯系。

2009 年 3 月，老韋接到了《重慶商報》記者聶飛的電話，稱彭水長灘鄉易家壩村的何本凡花 3000 元從人販子手中給傻兒子買來一個媳婦。這個媳婦疑似老韋的女兒小娥。老韋連夜乘火車趕到了彭水縣。然而，他幾次找到何本凡家，對方都稱小娥腦子有問題自己跑了。之後，韋成澤到三都縣公安局報了案。但由于沒有具體證據，警方無功而返。2009 年 9 月，重慶涪陵警方發現了流落街頭撿食垃圾并已精神失常的小娥，將其送到精神病院。這起拐賣案得以告破，警方抓捕所有涉案人員。

受尽非人折磨

原來，當年陳大邦把小娥“介紹”給在深圳混的重慶人王川東。王川東很快將單純的小娥騙做他的女友，再將小娥轉賣給人販子——彭水人何本恒。恰在這時，也在深圳打工的何本凡正為兩個傻兒（近亲结婚所致）找不到老婆發愁。何本恒便以 3000 元“介紹費”將小娥賣給何本凡當兒媳。之前全不知情的小娥，受到凌辱後，精神有些失常，腦子時好時壞。期間，她曾 3 次逃走，其

中一次翻窗從二樓跳下，但都被何家人抓回。之後，何本凡家擔心出事，將小娥退給何本恒。隨後，何本恒將小娥交給其姐何本珍處理。何本珍又將小娥帶走，通過涪陵人李紹勇，賣給長壽人曹正平。輾轉途中，已患上精神病的小娥執意不上車，結果被丟棄。小娥從此流落街頭撿食垃圾，直至被當地民警發現。今年 8 月，法院作出刑事終審判決，以拐賣婦女罪判處王川東有期徒刑 6 年、何本珍有期徒刑 5 年半。其他“買家”、中介人，另案處理。

寻求法律援助

小娥被解救回到貴州後，老韋將她送到了醫院。經診斷，小娥患的是應激障礙性精神病。這是由強烈并持續一定時間的心理創傷性事件直接引起的精神性病性障礙。為了治療小娥的病，老韋向親戚鄰居借了 6000 元錢，但還是欠下醫院 17 萬元治療費。無奈之下，老韋祇得把小娥接回家。彭水縣法律援助中心為小娥申請了法律援助。重慶君融律師事務所律師廖琴娟說，這起拐賣案中，有近 10 人牽涉其中，打算提請民事賠償訴訟，為小娥討回治病所需的醫療費。